

犬身與須導

著 德 海

譯 璽 國 單

行 發 社 版 出 啓 光



海 德 著
單 國 璽 譯

獻 身 與 領 導

光 啓 出 版 社 發 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五版

獻身與領導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	Douglas Hyde	璽冲
譯者：	單國聖	
發行者：	鄭聖	
出版者：	光啓出版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郵政劃撥：中20479	
經售處：	臺灣各大書局	
承印者：	中信印刷廠有限公司	
	(400)臺中市民族路225號	
定價：	N.T. \$ 28.00	

本社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084號

20210

獻身與領導

海 德 著
卑 國 璽 譯

目 次

譯者前言	一
本書作者海德先生小傳	七
作者序	二九
第一章 出發點	三一
第二章 冒險犯難	四九
第三章 趁熱打鐵	六三
第四章 小組學習的實效	六七
第五章 傑姆的故事	八五
第六章 訓練程序	九五

第七章	「你應當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	一一七
第八章	運動、批評、幹部	一二七
第九章	宣傳與組織技術的價值	一四八
第十章	爲了什麼做領袖？	一六九

譯者前言

我和本書的作者海德先生(Douglas Hyde)一共見過兩次面，第一次是在馬尼刺的亞典耀大學的禮堂內，第二次是相隔十年之後在羅馬的傳信大學的禮堂內。兩次都是爲了滿足我對「領導學」的求知欲望，而去聽他的演講時，和他相見的。在這兩次的演講中，他所發揮的主題是「領導人才之訓練的重要」和「領導人才之訓練的方法與技術」。

我和海德先生的接觸雖然只限於這兩次，而且還是在聽衆擁擠的大禮堂內，但他留給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他的身材，按照英國人的一般體高標準看來有些矮小，但活力充沛，顯得非常精幹。那時他雖然剛邁入中年的階段，但他的面部却已經刻滿了皺紋；每一條皺紋好似都可以說出一個奮鬥故事，或描繪出來一條他探索真理的艱苦路線；同時這些皺紋又好似是他人生豐富經驗的一種戳記。他的觀察力銳敏而深邃，他的思想新穎而合乎實際。他演講時的聲音洪亮清晰，有時略帶一些沙啞，給聽衆留下一種苦口婆心和舌敝唇焦的感覺。他那充實的演講內容，再加添上他自身多采多姿的人生經驗，以及他那富有煽惑力的演講天才，使他的每一句話都能够打動聽衆的心弦，得到聽衆的共鳴。在第一次聽他演講的時候，我就許下了一個心願，立志在學成回國之後，定要努力做些訓練領導人才的工作。

去年在百忙中譯出了凱樂(James Keller)的一本名著「怎樣做一位領袖」(How to be a Leader)，就是爲了償還這個心願。在該書的中文譯本出版之後，陸續地接到了許多讀者朋友們的來信。在這些來信

中，他們除了稱讚該書之內容外，並向我致賀和鼓勵，更希望我能够設法再翻譯或編著一些有助於訓練領導人才的作品。

爲了滿全讀者們的厚望，經過慎重熟慮之後，我終於選擇了海德先生這本膾炙人口的名著「獻身與領導」(Dedication and Leadership) 作爲翻譯的對象。因爲這本名著的主要內容，不但是我以前所聽海德先生的那兩篇演講之精華，翻譯起來特別感到親切，猶如親身再聽他一次演講一樣，而且本書內的舉例和故事都是海德先生自己在共產黨內二十年之久接受領導訓練以及負責訓練其他領導人物的實際經驗之談，使讀者更能得到實惠。

在我們這個急速變化的世紀裏，有一個有目共觀而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共產黨在全世界各地所發生的影響之大，是一個史無前例的驚人現象。在過去的短短半世紀裏，他們已經統治了全人類的三分之一，徹底地改變了這些人民的生活方式。就連其他三分之二生活在自由世界之人士的社會思想、文化概念、哲學思潮、宗教信仰、倫理標準、經濟制度、勞工運動、工作環境、政治組織、軍事計劃、生活方式等，也都直接或間接地或多或少受到了共產黨的影響。假若沒有共產黨的存在，我們的世界一定不會有今日的型態。

然而，全世界的共產黨員也不過只有三千六百萬；若和全球的三六億人口相比，還算是一個非常小的少數集團。但這個人數相當少的組織，在世界各地所發生的影響之大，却遠遠超過他們所有之人數的比例，這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上面所提出的這個事實，給我們帶來了一連串急待解答的問題：爲什麼共產黨——一個小的少數集團能

够在如此短暫的時期之內對全世界發生了這麼強大的影響？共產黨徒是否異於常人？他們的潛力是從何處來的？什麼是他們成功的秘訣？他們的方法是否有可取之處？他們怎麼樣訓練領導人才？自由世界的人士應該向他們學習些什麼東西？

對於上面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因了人們對於共產主義之愛惡的程度有別，自然也就有許多不同的答案。極端相反的答案有兩個。共產黨之中的教條主義份子和馬克斯主義的忠實信徒，大都認為共產黨的成功是唯物辯證法的勝利，唯物史觀之天經地義的必然現象，階級鬭爭的勝利，封建制度及資本社會之沒落等因素的必然結果，馬克斯之預言的實現。但共產黨的一般敵人則認為，共產黨徒的成就是利用慘酷的手段，恐怖的政策，慣於騙人的欺詐伎倆，以及趁火打劫等強盜的行為所敲榨或偷竊來的贓物。

然而，盲目崇拜共產主義的人，以及嘲笑謾罵共產黨徒的人，對於上面所提出的問題，都不容易給予我們一個客觀的答案。我們願意客觀地知道，共產黨為什麼能够以一個人數小的少數集團對整個的世界會發生如此龐大的影響。我們也願意客觀地研究一下他們之潛力的來源和成功的秘訣究竟在什麼地方。同時，我們也願意做一比較，加以反省，檢討一下我們自己的失敗和弱點，以謀補救的有效方法，並收孫子在「謀攻」篇裏所說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功效。

海德先生的這本「獻身與領導」的名著，就是爲了給我們客觀地解答上面所提出的問題而作的。在這本書的卷首，他就鄭重地聲明說：「本書的主要目的，只是研究如何能够使基督徒或其他自由人士，從共產黨的生活方式、工作態度、訓練方法、以及活動的技巧等各方面，學習一些積極而有用的東西，來加強基督徒

的世界和自由的陣營。」（本書第三十一頁）

在結束本書時，海德先生又重新聲明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爲斥責共產主義的罪惡，也不是爲揭露共產主義思想的錯誤及實行方面的欺騙行爲。這本書的真正目的，是爲使讀者注意這些非常成功的少數人——共產黨徒的優點及特長，並研究如何在某些方面可以取法他們。我們在本書中也看到了，他們並不都是殺人的兇手或狡猾的欺騙者。他們之中有許多優秀的人才。我們也看了他們所採取的方法，其中有一些是非常有效的，有一些也是我們可以仿效的，有一些是可以適應變通的。至於在其他方面，我們的思想遠比他們的崇高，我們可以採取和他們正相反的方向。但無論如何，研究他們的方法，以及觀察他們如何訓練和利用領導人才，爲我們確實是一個挑戰。」（本書第一七七頁）

海德先生的這本書，既然客觀地揭開了共產運動之成功的秘訣，有系統地陳述了共產黨訓練領導人才的特殊有效技術，坦白直爽地指出了自由世界和教會在訓練和利用領導人才方面的錯誤和缺點以及積極的補救方法，漸漸地引起了教會及自由人士們的密切注意，成了各種「領導人才訓練班」的必要讀物之一，也成了海德先生所著之十餘種專書中最暢銷的一本書。今年八月二十五日，海德先生給譯者寫信說：「這本書到現在爲止有三種英文版本，由三個不同的出版社發行：美國印底安納州的聖母大學出版社（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華盛頓的傳教秘書處（Mission Secretariat in Washington, D. C.）的出版社，都以平裝大量印刷出售；倫敦的沙氏出版社（Sands & Co. Ltd.），則印刷精裝本出售。有人將這本書譯成了西班牙文，在中南美洲各國大量印刷出售。在巴西，也有人把它譯成了葡萄牙文發行。在亞洲

及非洲，也有人把它翻譯成了許多種本地語言。因為我沒有保留絕對的版權，所以不容易對這本書的出版數目做一個詳細的統計。」

在本書中所列舉的實例，都是海德先生和共產黨徒在一起生活多年的親身經驗，並在全球各處實地觀察和研究共產運動時親自所看到的真實故事。讀者若希望更深一層地瞭解本書中的這些實例與故事，就必須對海德先生之多采多姿的生活以及他和共產黨的密切關係先有一些認識。顧保鵠教授所譯的「二十世紀皈依天主教的名人列傳」之第二集「海德」小傳，正可以幫助讀者達到這個目的。譯者曾徵得海德先生及顧教授的同意，將這篇「海德」小傳附於本書中文版的正文前面，以饗讀者。本書的藝術封面則是陳其茂先生的作品，我願在此向他們一併特致衷誠的謝意。

單國璽 識於彰化靜山

五十八年十二月二日

本書作者海德 (Douglas Hyde) 先生小傳

脫 黨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在倫敦工人日報 (The Daily Worker) 的辦公室裡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有二十年共產黨黨齡，五年來擔任該報編輯的陶格拉斯海德最後一次編這份報了；他編完了那晚的報，就走到總經理跟前，呈請辭職。

總經理臉上帶着驚異憂愁的神色，問道：「工作太重嗎?!」海德分辯說：「身體倒再好沒有，不過這是經過了長期的考慮後才決定的」。

五天以後，各報紙都在第一頁上，刊出海德聲明脫黨的一封信，信內一一列舉他脫離共產黨的種種理由：

「我已在本週辭去了工人日報的編輯職務，同時也脫離了共黨。

下面是我這次決定的幾個簡單理由：

自從戰爭結束以來，蘇聯的外交，和它在東歐的措施，使我非常惶惑，尤其數星期來在捷克發生的這些事件，實在令人震驚。捷克雖是一個西方文化的國家，但被迫着合併到東方的集團中去。

本書作者海德先生小傳

這一事件的發生，充分地說明將來義大利，法蘭西甚至英吉利所能期待的，是怎麼樣的命運了！

我深信自共產黨情報局成立以後開始的生產新法令，假使真正實行起來的話，將會把英吉利民族拖入貧窮和毀滅的深坑。

如今我覺悟到了我這些年來爲它出力戰鬥的黨，正在狠命地摧毀，根絕這個它所標榜的，它自以爲獨家經營的自由和康樂。

我也懂得了共產主義根本不能重建這個徹底動搖了的世界。

因爲我一天比一天更覺悟到我是受了欺騙，所以我向別處去找這些問題的解答。

我終於找到了天主教。我相信只有諄諄訓戒人類恢復固有道德，和實行基督博愛的天主教，能滿足人類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欲望。

爲此，從去年十月起，我已更進一步的研究天主教教義，最後數星期內，我又跟着學習道理，準備進入天主教會。」

（譯自英國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的公教報 The Catholic Herald）

工人日報對這新聞很覺狼狽，就把它埋葬在第三頁末的小新聞裡。

海德知道共產黨員中受到欺騙而終於覺悟的，真多着呢！脫黨的時候到了。一批在大戰中集合的青年士兵，不久也就決定了選擇他們的自由。

然而政治上的受騙，並不是促使海德脫離共黨的主要原因。好久以來，侵蝕他良心的宗教問題，實佔着

一個重要的地位。好幾年來，海德常以「基督教共產黨徒」自居的幻覺來抑平良心的不安。可是他到底看出了這兩個觀念的不能兩立。

同馬克斯主義最初的接觸

一九〇八年，海德出生於一家英國國教的家庭。幼年時候，他每星期日必去聽牧師們的佈道。

這些不同派別的宣教師，每逢星期日，就出來向鄉下的群眾和城市的居民演講。

海德的誕生地——勃利斯刀城（Bristol）近旁的一些小山，一向是人們星期日散步的目的地，也是演說家們的理想舞臺。沿途各處都有些自由黨，保守黨，工黨，甚至共產黨人的宣傳員，爬在一把椅子上，向着那些閒遊的人們宣講。也許是因着一種英國式的公平處置，或者一種默契，他們間總是保存着相當的距離，不致擾亂競爭者的聲音。

只有逢到教徒們歌唱聖詩和讚美詩的時候，各個集團的聲音才會相混，相衝突，而且各個團體競爭着自己的聲音拼命提高，企圖壓倒別人的聲音；然而並沒有人感到這有什麼不和諧！

復仇性的，激烈的國際歌（Internationale），愉快地雜在基督教一個新派的慢調的「英吉利起來吧——」（England Arise），或無復生氣的「主呀——你是我的希望——」（O God my Hope）裡。

海德熟悉這一切，他能背誦這一個人的口頭禪，預知那一個人的手勢。他覺得有趣極了，他驚訝他們！

或許就爲了這些，他起了願意自己也成爲一位宗教宣講師的意願。

無論如何，他的志向已經定了。在十七歲上，他開始攻讀美以美教派的神學。不過他預料他不會討好勃利斯刀山間的那些遊手好閒的居民的，他的美夢比此更爲遼闊：他願意赴印度傳教，他將使那裡的無量數的教外人皈依。

這個傳教士的遠景給他小資產階級的父母帶來了高興和滿足；他們極度鼓勵他。

不到幾個月，他就把神學腰斬了。因爲某一個星期日上，他在海邊的沙丘間散步，聽到一個新來的演說家的喊啞了的聲音，他好奇地停了下來。癡呆的群眾，被這場不熟習的演說吸住了。這人身上發生多大的力氣呀！他的兩眼閃耀着怎樣的自信的光芒呀！但是，他在說些什麼呢？

他喊道：「戰俘國際救濟會喚醒全世界的人起來鬭爭！應該起來爲兩個被美國人上極刑的義大利僑民薩高(Sacco)和王才抵(Vanzetti)復仇！爲兩個被美國人上電刑的義大利僑民復仇！」

那時候的報紙，長篇大論地，記載着這兩個被美國判處死刑的，和平的無政府主義者。爲了抗議這一判決，各地的美國使領館裡，時有炸彈的爆裂。

海德，如同其他青年一樣，袒護着被犧牲的一面；兩位理論家的極刑，惹得他怒火中燒，差一點兒沒有親自到美國公使館門前去投擲爆炸物。

對着這樣一群聽衆，演講人自必非常成功，鼓掌聲，喝彩聲，如波浪一般地起伏着。演說完畢，當那人散發共產黨傳單時，「打倒美帝」的呼聲又爆裂了開來。

海德走上前去，向演講的那人說：

「我願意加入你的組織。」

——「容易！容易！」

那人就給他一個地方書記室的地址。海德那時十八歲，就到那裡去登記，並立刻得到一張會員證。從那天起，他成了戰俘國際救濟運動會的一份子。這是一個共產組織，只是不敢公然標榜而已。

走向百分之百的馬克斯主義

海德還繼續着他的神學。無產階級，被壓迫階級鬭爭，並不與宗教抵觸，相反，可以並行不悖，毫不衝突。

不過他的意思已經轉變了，他不再盲目地跟着教師走，他愛批評：

「我在神學的教本裡，什麼行動的標準也找不到。」

他不久便覺得美以美教派的道理實在無法滿足他的願望。有一位朋友勸他信從佛教，他讀了 *Sita* 經典，但這個東方的神秘主義，一會兒就引不起他的興趣了。

其時，在改良社會問題上，他繼續從事着被資本主義剝削者的「解放鬭爭」。

「在我把名字登記到戰俘國際救濟運動的當兒，我眼前有着滿面創傷，目中閃耀着憤怒之光，手裡擎着鞭子，痛打聖殿裡的奸商的基督的一幅圖畫。」

他對美以美教會的信心，雖然已經十分動搖，然而他依舊繼續讀他的神學，心中暗暗地希望着他的研究和思考能够給他一個懷疑宗教的充分理由。

海德已開始佈道；可是他常把他所信奉的社會主義拉到他所宣講的道理中去，所以不久就有了「紅色宣教師」的名聲。因此他的上司就禁止他佈道。

可是「基督共產主義」這一理想，常出現於青年海德的腦子裡。他不斷地在基督，馬克斯，列寧的道理裡尋求相似之點：

「在我的書齋內，常有着列寧這本書：準備革命！在書的封面上，我繪了一個十字架，在十字架的底下，交岔着一把鐮刀和一個鐵鎚，再用着我幼稚的筆跡，寫着這麼幾個字：「爲着上帝和工人群眾！」在書的第一頁上，我寫着：「工人須把戰爭改成內戰！」

無疑的，海德把共產主義和基督聯起來，是出於他的好心。實際上，福音裡有些話，如「山中聖訓」中的幾段，共產黨人往往斷章取義地，割裂下來，作爲宣傳的資料。因爲他們需要借重福音，借重基督。

誠樸的群眾容易被這種宣傳蠱惑。但是海德早就洞悉了其中的詐僞。他清楚知道這兩種觀念是完全對立，而無法調和的。

海德被青年的狂熱和強烈的戰鬥精神引誘着，一面又知道不能同時事奉兩個主人，因此索性放棄了他已